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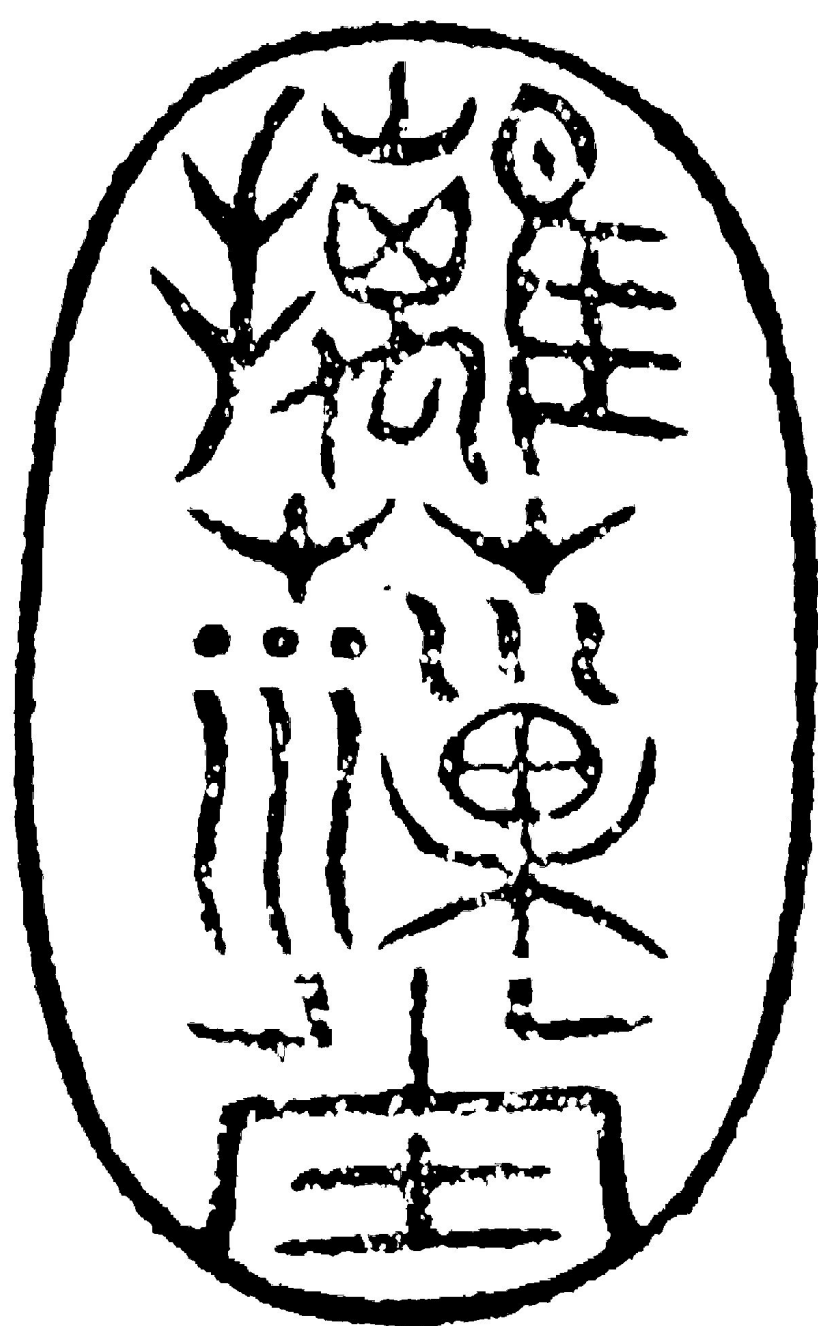
世界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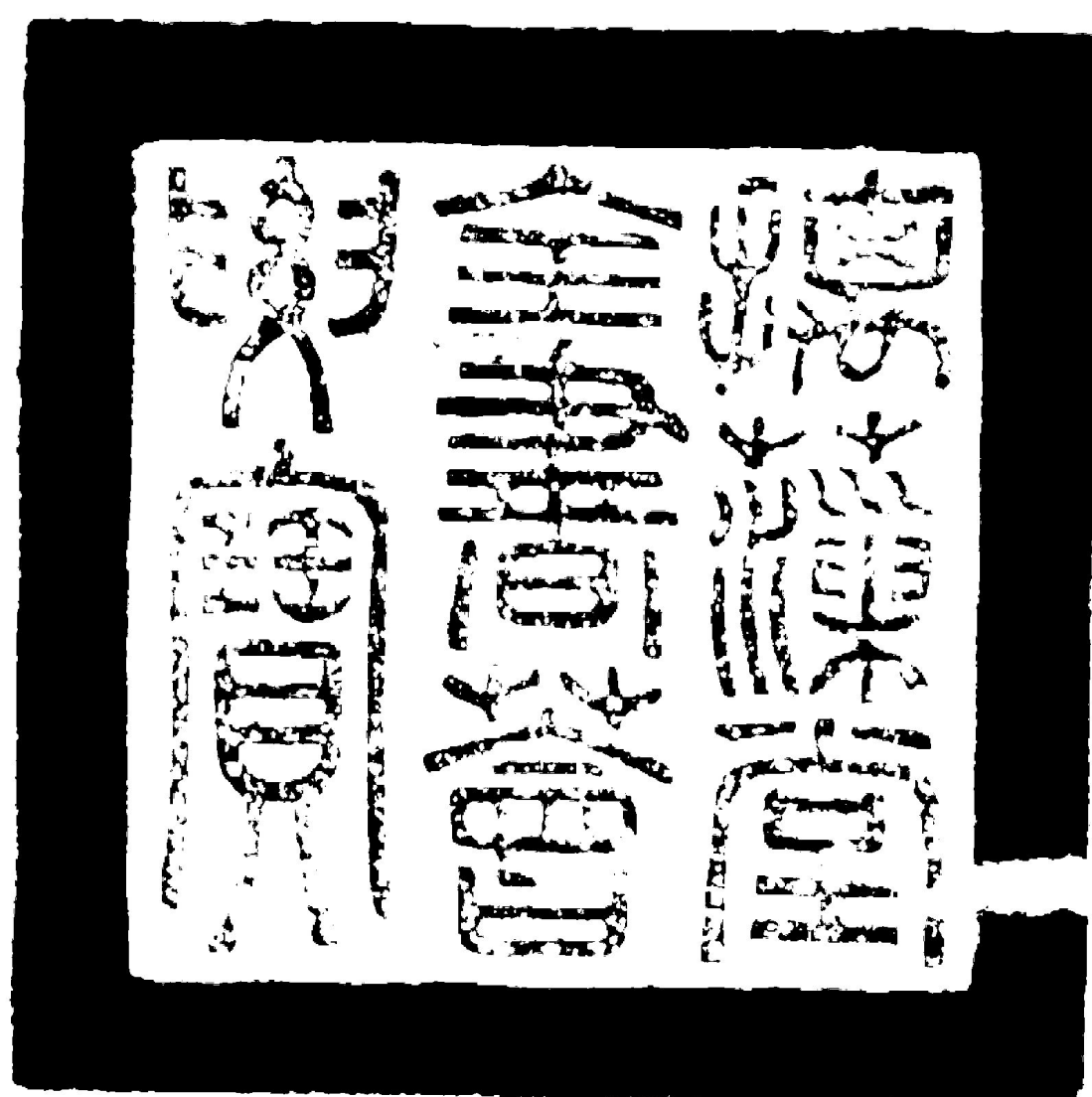
景印
摘藻堂

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第八
易

部
冊
類





本冊目次

書名及撰人	卷次	頁次
丙子學易編一卷 宋李心傳撰		九一
易學啓蒙通釋二卷 宋胡方平撰		九二
三易備遺十卷 宋朱元昇撰 其子朱士立補輯		九一
俞氏易集說十三卷 元俞琰撰		九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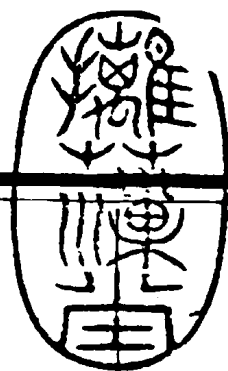
經部
丙子學易編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丙子學易編

提要



臣等謹案丙子學易編一卷宋李心傳撰原
書本十五卷今佚不傳此則俞琰所節錄僅
存什一矣心傳字微之隆州人寶慶二年以
布衣召補從政郎差充秘閣校勘紹定四年
特賜進士出身官至工部侍郎兼秘書監是
書博采諸家而大旨以程朱之說為主臬又
多引其父舜臣之說舜臣號隆山嘗著易本
傳為洪邁所稱者也俞琰號石澗金泰定時
人後終于元自云借是書于聞德坊書肆而
錄其可取者今心傳全書不可見琰去取果
當與否不復可稽然就其所取者觀之多有
可采嘗鼎一臠亦可以知其大畧矣乾隆四
十二年八月恭校上

欽定四庫全書

丙子學易編
提要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丙子學易編序

始心傳年四十餘朋友為言當讀易意忻焉樂之既而終日蒙然如眇者之視莫知易之為何書也後十年復取讀之首求諸王氏書多所未喻次攷張子書乃粗窺其梗槩最後讀程子書則昭若揭蒙矣程子之書義理之會也然其言猶若不專為爻畫而出於是以先君子本傳暨晦菴先生本義參焉而後聖人畫卦命爻之情無復餘蘊矣顧諸先生之言尚有不能盡同者因復頗為參釋隨日書之以備遺忘間有鄙見可以推明諸先生之說者亦附著之烏乎程子至矣先君子之學不肖孤不敢妄有稱贊晦菴書最後出世之學者往往未究其蘊而反以象占之說為疑同志者於此儻有取焉然後知程朱二傳不可相無而晦菴之為書其條理愈密其意味愈長誠未可以驟窺而輕議也乃若先君子之說則類多與晦菴合第先君子專自聖人畫卦之意求之晦菴兼自聖人命爻之意求之此為小異要亦相表

裏耳嘉定九年歲次丙子春三月甲申陵陽李心傳謹

序

欽定四庫全書

丙子學易編
原序

二

丙子學易編原目

一之三 上經

四之六 下經

七之八 彖上傳 彖下傳

九之十 象上傳 象下傳

十一之十二 繫辭上傳 繫辭下傳

十三 文言傳

十四 說卦傳

十五 序卦傳 雜卦傳 易外編附

欽定四庫全書

丙子學易編
原目

三

右學易編十五卷起丙子月正元日盡是歲除夕凡三百八十有四日其間齋祠賓旅寒暑疾病事役居十之三為工蓋二百八十日也案唐書藝文志易自卜商傳以下凡八十五家中與館閣書目百有十二家其說之多至於如此而近世為是說者復數十家尚未著錄也然是編之作特取王氏張子程子與朱文公四家之傳

而間以周子邵子及先君子之說補之自唐以上諸儒字義之異者亦附見焉其有得於心思可助諸先生之說者十一二也編成撫之而歎曰於庠易道遠矣上古之經莫尊於易而諸儒多以私意亂之蓋東周之時以象占言易而亂於支離兩漢之際以識緯言易而亂於傳會魏晉之間以名理言易而亂於虛无近世以來以人事言易而亂於穿鑿皆易之蠹也蓋盈天地

之間者理與氣而已矣然有是氣則必有是理有是理則必有是象有是象而後有是數有是數而後有是占有是占而後有是辭故易有聖人之道四而變象占居三焉變也者言乎爻之動者也象也者言乎卦之像者也占也者言乎蓍之決者也自伏羲作卦以前民用文王周公繫辭焉而明吉凶使後之人觀消息盈虛之理審進退存亡之義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途聖人

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自周之衰言易者寢失義文之意而牽合破碎或反資以為亂故夫子作十翼專以義理明之其後識緯之學興而飛伏互體之文壬遜九宮之說紛然並出皆託易以行世至王輔嗣乃獨辭而闢之其視兩漢諸儒可謂賢矣惜其溺於時好乃取莊老之妄以亂周孔之實故易之道終不明於世寥寥千載有程夫子出乃始以人事之實理明之其有功

於易則已弘矣然程子之所傳者辭也辨吉凶者存乎辭而理固在其中矣而後之學者泐文生義各自為說復失聖人繫辭之本意故晦菴先生出又專以聖人立卦生爻之大旨明之自程朱二子之書成而四聖人之道始大彰明較著而無所蔽矣顧恨世之學者未能窮經究是書往往以其一時推求考索測度髣佛之言而反疑前賢終身篤學研思精微至到之論若是

者愚竊大懼故復述其所聞識於編終以示子
姓而同志之士可與共學者亦所不隱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百六 經部

丙子學易編

宋 李心傳 撰

先儒謂上經天道下經人道晉韓康伯非之當矣程子
復論分上下經之故其說甚詳晦菴則以為簡帙重
大而已信斯言也則諸卦自可平分為二曷為多寡
之不齊乎愚嘗考之上下篇之卦數雖不齊而反復
觀之皆為十有八故繫辭傳亦言二篇之策則其來
益遠未為无意也

見羣龍无首自王氏以來皆以三字為句郭立之獨以
五字為句晦菴又推言之其義甚美但羣龍无首於
象未為吉爾先君子曰此即天德不可為首者也考
之古書无毋通用則无首者戒之之辭以利永貞之
例推之亦當如此也

先君子曰易之三畫三材自然之數也參之則九兩之
則六聖人以九六名爻者雖起於倚數而參之揲著

之餘數與五行之行數亦无不合焉繫辭傳中論數之文盡於此矣

鄭氏曰媾猶會也

先君子曰屯六二近初九之陽而正應在五然震之性動而趨上竟舍初而歸五蒙六三近九二之陽而正應在上然坎之性陷而趨下乃舍上而求二先君子論卦畫詳明如此先儒所未及也

先君子曰二以誠實居中理固得矣而先後二陰陷之

欽定四庫全書

丙子學易編

二

故窒塞而不通惕懼而不安

訟而見抑者必懲創而無他慮訟而獲勝者將滿假而有後憂故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是因訟而有失也然而無責者禍止此也或錫之鞶帶是因訟而有得也然而三褫之者憂未已也先儒之說於義固安但辭若未順耳鄭氏曰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

王氏以貞厲為句程子以厲終吉為句晦菴又以厲字

自為句其讀最善

葆光處士張舜元名弼莆陽人紹聖中時命為泉州州學教授

荆公曰律如同律聽軍聲之律法律之律三代未有律書曰六律為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故武王吹律聽聲

張子以輿尸為不一先君子曰或者不一也

先君子曰軍事出則尚右故旋反為左次也春秋左傳

欽定四庫全書

丙子學易編

三

師三宿為次

先君子曰六五寬柔之主以之興師則不暴以之任將則疑於无斷故有輿尸之戒

有禽徐氏作闕禽愚謂以恒九四田无禽例之則所謂有禽當為動而有獲之象

唐章懷太子云坤為土缶之象坎為水雨之象坎在坤故曰有孚盈缶

王肅本匪人下有凶字

卦辭連卦名者四履也否也同人也艮也此皆无義但有反耳否下三字疑衍

素履往即中庸所謂素位而行者也獨行願即中庸所謂无願乎其外者也張子以為素潔蓋從王氏而失之

考祥古本或作考詳晁氏曰荀作詳審也文意尤順郭璞洞林讀至彙字絕句

先君子曰卦言來者謂天氣之下降爻言往者謂君子之上亨卦以氣言爻以位升也

鄭氏曰莽叢木也大阜曰陵

門外之治義掩恩故柔弱則往吝門內之治恩掩義故剛者又戒以不可堅正也

褚氏曰八月觀也

過王肅音戈

禮記緇衣篇引此文辭而貞作傾鄭注傾問也恐誤遜釋文又作遁同隱退也

先君子曰卦下故曰尾譬之他卦以足趾為喻者也止而不許則可以免禍此乃所以為陰柔之戒愚案此卦四陽爻皆以遁陰為義二陰爻皆以係陽為義而先儒一之惟先君子以畫言故得經世意也又以既未濟首尾之象觀之此說尤順

上三爻曰好曰嘉曰肥取義皆一但愈遠則愈貴耳子夏傳肥饒裕也

文選張平子思立賦利飛遁以保名五臣注遯上九飛遁无不利九師道訓曰遯而能飛吉孰大焉

先君子曰易中以大名卦者凡三皆陽畫四而陰畫二孔穎達曰說文云耐者須也謂頤下之毛象形字也古者犯罪髡其須謂之耐罪故字從寸為法也古字亦有誤不安寸直作而字者

鄭氏讀連如字云遲久之意

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云雉鷄也

賈氏周禮疏云離為日日圓巽為木木器圓簋象其穿

鑿如此已事虞氏作祀事

先君子曰三以陰居陽震動不安有凶之象

先君子曰益用凶事如周禮以委積待凶荒以荒禮哀

凶札者也益之為卦初則可以用之於大事二則可

以用之於大禮三則可以用之於大災四則可以用

之於大遷厚下之益无所不利

立心勿恒猶云不恒其德非謂不令如是也

先君子曰天下之事不至於決則不通故雜卦之次序

與十三卦之制器尚象皆終乎夬

告自邑與泰上九自邑告命之意同蓋欲決小人而命

出於下則權柄移而不可以即戎矣

夬之初九歐公曰聖人之用剛常深戒於其初先君子

曰此以戒君子之未得位而憤性以決小人者也

張子程子以行止皆凶釋之愚謂當決之時而四以陽

居陰失位不進臀无膚其行次且矣似不必分也

四兌體羊也牽與姤柔道牽也同義言引而進也眾陽

共決一陰之時四能自引以進則可亡悔然非有剛

明之才必不能信也先君子曰此爻與大壯九四爻

位皆同而吉凶不同者彼震體此兌體也愚謂君子

去小人固當從容謹重以圖全不可遲疑退縮以招

悔故爻辭有牽羊之悔

鄭氏曰齋咨嗟歎之辭也馬氏曰悲怨之聲晁氏曰咨

虞作資云賻也鄭氏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洟

用見大人荆公程子皆云用此道以見大人

困于酒食與不為酒困之困同

鄭氏曰二據初辰在未未為土此二為大夫有地之象

未上值天厨酒食象困于酒食者采地薄不足用也

二至四為離火火色赤故云朱紱漢儒象學拘泥如

此

朱紱方來與軒冕儻來之來同

釋文曰蒺藜茨草

荀爽王肅陸續本剽削作艸艸云不安貌鄭氏曰剽削

當作倪仇晁氏曰案象數當作艱艱古文作倪仇

艱艱說文作剗剗云不安也薛氏作剗机

公餗猶言公饒

先君子曰震六爻陽爻震物者也陰爻被震者也

王氏曰斧所以斫除荆棘以安客舍者案子夏傳及諸

家資斧並作齊斧惟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詔陳霸

先檄與王氏本同

張軌曰齊斧黃鉞斧也虞喜志林曰齊當作齋齋戒入

欽定四庫全書

丙子學易編

廟而受斧也

居豐而有慶譽易也在旅而有譽命可謂難矣

張珍甫曰此卦火以不炎為利水以不洩為利

蒼頡篇云鬼遠也顏師古注漢書云鬼方言其幽昧也

張子曰變言其著化言其漸晦菴先生曰變者化之漸

化者變之成二說不同愚以經考之有自化而至於

變如繫辭傳化而裁之謂之變者是也此即張子之

說有自變而至於化者中庸動則變變則化者是也

此即晦菴之意又晦菴又言當通觀之乃可即此意也

游定夫曰應地无疆指君子攸行言之也

卦辭言元亨利貞者六乾也屯也隨也臨也无妄也革

也傳獨於乾析為四德而自屯以下言大亨貞者二

自臨以下言大亨以正者三晦菴曰自屯以下釋元

亨利貞乃用文王本意得之矣

利建侯即書所謂建侯樹屏詩所謂建爾元子俾侯于

欽定四庫全書

丙子學易編

九

東者也

易言利涉大川者九卦辭七需同人蠱大畜益渙中孚

也爻辭二頤上九未濟六三也言用涉大川者一謙

初六也言不利涉大川者一訟也言不可涉大川者

一頤六五也言利見大人者七卦辭四訟蹇萃巽也

爻辭三乾九二九五蹇上六也言用見大人者一升

也

言剛中而應者凡五師也臨也下應上也无妄也萃也

升也上應下也以卦論之二五相應者凡三十聖人
惟於此五卦言之略舉以明義也必為之說則鑿矣
後夫謂上六乘陽无順從之義

張子曰凡言亨者皆陽也

言光明言尊而光皆以艮止取義

剛應謂四為羣陰所應

需於利涉言有功此言有事有功者需之之久必有其

功也有事者亂之之極方進而有所事也

乾行以理言天行以氣言此又不可不辨

蠱剝復言天行義同

設險如秦關劍閣城郭溝池皆是方城漢水乃地險耳

終則有始蠱與恒兩言之其義蓋同

咸恒萃皆兼天地萬物言之其專指天地而言則復與

大壯而已

先君子曰巽離皆女子之卦而在離則論女在巽則論

男豈非專取畫而生義乎

小事吉與小過傳同程氏以卦才之善釋之似非也

王氏曰易肯為止以明肯即止也晁氏曰止字當依卦

辭作肯王弼妄為之說虞翻輩何得无一言蓋是時

尚未錯謬也

王肅本女歸吉也作女歸吉利貞晁氏曰虞亦无也字

先君子曰傳因涉川而論乘木者凡三卦惟此言有功

蓋木行水上獨此象為著也故繫辭傳曰舟楫之利

以濟不通蓋取諸渙

志行正惟此與臨之初爻兩言之

以貴下賤非獨此爻也傳以始變之卦故一明之耳

乘剛之義傳凡五言之屯二豫五噬嗑二困三震二而

彖傳又有柔乘剛柔乘五剛蓋舉其重不必盡見也

郭京云嘗見王輔嗣親筆鹿作麓以從禽上有何字晦

菴疑其妄案王肅本已作麓京豈用之歟

小畜彖傳言施未行則是全未得行之意此但為未光

耳若頤之六四則施光矣

何可長也凡四言之此爻與豫之上六中孚之上九皆戒之之意若否之上九則幸之之辭也

行不順也晦菴曰順當作慎蓋順慎古字通用荀子順墨作慎墨

順巽之義此及漸六四家人六二凡三言之巽體此與家人則但取其義耳

不言天上有雲而言雲上於天見其氣之上升也

未失常於師六四再言之皆一意也

欽定四庫全書

丙子學易編

十三

以九居五正而又中者也屯之時不足以當此義故於需與訟明之若豫與晉之六二則柔之中正者也姤與井之九五皆直言卦德故无以字

需上六與隨初九同皆變而不失正者

王肅曰畜養也

舉爻者凡三十有二初凡五比大有觀渙中孚二凡八頤恒大壯明夷家人井解損四凡二賁兌五凡八豫賁大畜離姤損豐巽上凡九履豫大有坎井鼎歸妹

旅兌而六二之吉凡再言之明夷家人九二貞吉凡三言之大壯解未濟六五之吉凡四言之賁大畜離豐惟履豫井鼎旅之辭取在上之義其他未必皆有

意

位正中凡三言之比隨巽之九五皆同上合志此與大畜九三升初六凡三言之皆謂上與陽爻合也損初六尚合志同

位不當凡十六惟晉夬萃豐小過為以九居四大壯以

欽定四庫全書

丙子學易編

十三

六居五餘皆以六居三履否豫臨噬嗑睽震兌中孚未濟也然爻位不當者益不止此聖人亦隨事明之耳

志行此及否睽未濟之九四凡四言之豈非謂其離下而進於上乎

位正當此及否兌中孚之九四亦四言之孚于剝之屬正與此同否中孚又自有意說具本卦

或言有慶或言往有慶而大有慶者獨於此爻與頤之

上九言之其吉可知矣

志在外此與咸初六渙六三言之皆內外之相應者
渙六四言光大也雖无以字義與此同

中以行願此中字恐與上爻中心之中同

又誰咎凡三言之在解與節者其意不同說具本卦

困九五亦云以中直也義與此同

志未得案謙之上六困之九五義與此同說具本卦

易而無備也晦菴曰太柔則人將易之而無畏備之心

愚案此說本出程子然以爻論之柔得尊位大中則

不失於弱矣張子曰君子至平易有何闕防擬備惟

以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儼然人望而畏之既易而无

備則威如乃吉也此雖王氏舊說於文則順矣

巽上六亦云上窮皆謂在上而極耳

傳言得中道凡四離以六居二固得中矣而此爻與解

夬皆以九居二是以陽居陰為得中也豈非所謂時

中者歟既濟六二與此同

咎不長大壯上六同此意

行中疑與泰爻辭中行同意

志在內此及蹇之上六兩言之內謂內卦

亦可醜與解之六三同其義一耳

未失道與睽九二同

釋文云勅俗字也字林作敕

不行也一本上或有止字

未光也與震九四亢上六三言之

未光也本或作未光大也

聰不明也與夬九四同豈非澤上于天亦為水洄之象

乎

終无尤及剝六五蹇旅六二鼎九二凡五言之尤罪自

外至者也故守正則无尤矣

大畜六四升九二皆以有喜贊之此爻為能求賢以自

助是可喜也

象言君子五十三言先王七此豫觀噬嗑復无妄渙言

后三泰復姤言大人與上各一離剥先王者立法創制者之稱君子者有德有位之通稱上者在人上者之通稱后者有天下者之通稱大人者德位並至之稱此卦六五不為君位故指陽為上而不言后王先君子曰未有與者无應故也若在上者有以與之則為禍烈而君子无唯類也程子曰剥之未盛君子有與猶可勝也此意甚善第於文義若相戾耳况傳文與井九二略同恐不應為兩說

終不可用也此及豐九三兩言之大抵一意

后即書所謂元后也省方即觀之省方也王氏以方為事張子以后為繼體守文之君疑皆失之

義无咎也此及解漸既濟之初爻凡四言之意各有異蓋解漸自可无咎此及既濟則有謹戒之意耳

未富也愚聞之邑人班邑新曰无妄之福未可以為富也

固有之也益六三與此同

豐之五兌之四言有慶略與此同至於中有慶往有慶則各以其爻義言之若所謂大有慶者則有取義之爻各具本傳

先君子曰畜極而通君子之道將盛行於世也程子以說為設問之辭道為道路之道疑皆未安耳

亦可醜也此及解之三凡兩言之義蓋一身得中道也解夬之九二皆言之

離王公梁武帝讀離作去聲

渙之六四渙其羣而傳曰光大也此爻憧憧往來與渙之四正相反故其辭然

无所容與離九四同

不可大事與豐其沛之意同蓋剛雖得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

小人否也以文攷之晦菴之說為順以韻叶之程子之音為得

无所疑也此及升之九三並言之此決於退彼決於進